

〈跨越文化〉

## 虹

「耶和華是我的產業，是我杯中的分；我所得的，你為我持守。用繩量給我的地界，坐落在佳美之處；我的產業實在美好。」

(詩篇十六：5~6)

新加坡是一個人情味極為濃厚的地方。新加坡人樂觀、進取、純樸、格外的好客。初到時，還可以嗅到不輕的殖民地氣息。然而近十年來，隨著世界各地一連串的民主運動、中國的經濟開放政策、西方經濟之不景氣，來自四面八方的震撼，加上新加坡政府提醒大家：不要因為日常生活中常使用英語，而變成「偽西方人」。現在的新加坡已是個十足的亞洲人國家了。在新加坡，各種族、語言均能受到平等的看待，有別於其他單一文化的亞洲國家。

大約三十年前，新加坡教會開始有顯著的增長；如今看來，那真是神特別的恩典。祂先將饑渴慕義的心賜給這兒的人，以致後來在經濟飛躍、豐衣足食當中，新加坡人並沒有因此覺得不需要神，反而樂意繼續傳福音，差遣及支持宣教士；並且樂於接納

許多世界性的宣教機構前來建立總會或區會。於是新加坡教會得了一個美名——「亞洲的安提阿」。

「短宣」是近十年來新興的福音行動。各式各樣的短宣隊，紛紛出發前往東南亞或西亞洲，新加坡是最方便的中途站。每個出門短宣的人來到這兒，都如同進入了宣教的大觀園：在機場內、街道上、學校裏、商店中，他們可以盡情地看看、聽聽、說說。新加坡給外來客的新鮮印象是：文化多元，衣著彩色（此地華人的衣著十分鮮明，與香港、日本人大不相同）；在陽光和綠樹下，兒童們顯得健康而快樂。

我特別愛看成群的馬來小學女生身穿白色長衣制服，頭紮粉紅色頭巾。到了開齋節，馬來婦女們成群結隊出門互相拜訪，每人都穿上配色的長衫、頭巾和直筒長裙馬來裝，戴滿金飾（這城市治安還可以）。每逢十月的印度除妖節(Deepavali)，又輪到印度家庭張燈結綵，婦女、男士們一律盛裝過節。華人則慶祝農曆新年和聖誕節，拜年時互送柑橘，有些非基督徒家庭仍在門楣上掛一條紅布。

新加坡人民在政府刻意的安排之下，抽籤領樓宇，各種族混合毗鄰而居，在辦公室、學校、同學和同事之間，更是種族大同，互相敬重。在多文化的社會中成長，大家早學會了睦鄰和氣的重要。很自然的，便有為數不少的基督徒願投身宣教。

「亞洲宣教士訓練學院」(ACTI)，可說是神藉著新加坡教會給亞洲宣教運動的禮物。十年來，超過一百位來自不同國家的新宣教士曾在ACTI受訓。除了上課、體驗超文化團體生活之外，學員們充份應用了天時地利，在當地教會、在市區人群、在大型的宣教聚會中，天天作超文化的「呼吸」——吃、看、聽、

走，且在這些生活課程中獲益匪淺。

宣教工作的基本進程是開拓、建立、移交，然後再往別處開拓。ACTI是神交托給新加坡教會的使命—提供亞洲各地宣教士來此接受訓練的機會。過去十年，神使用了三位祂特別揀選的亞洲宣教士來領導ACTI：頭三年是由來自日本，曾在印尼宣教的小川國光牧師；後七年是由曾在多處華人聚居地長大、事奉，同時也是自小生在宣教士家庭的龍維耐醫師接棒；還有1991—1992年的代院長韓定國牧師，他是從韓國前往印尼的宣教士，也是ACTI第一屆校友。

從1984年到1994年，維耐和我在ACTI度過了十個年頭。自1995年一月開始，院務已交棒給曾赴日本宣教十五年的新加坡人Melville司徒宣教士。維耐和我也已投入香港工場，在九七前夕加強宣教士訓練的工作，並與香港教會一同為香港及普世宣教禱告。服事之餘，因心繫新加坡和散住全球的眾校友，故趁著記憶猶新，以散記的方式寫下這既生動有趣又刻骨銘心的十年，盼藉此見證主恩，進而推動華人宣教。

從前，新加坡也曾是個未認識神的小小國家，如今卻教會興旺、基督徒努力宣教，靈恩派和福音派教會互相敬重，他們的生活正是一種多元化的宣教，有如彩虹一般呈現在亞洲，為各地正在掙扎中的神的兒女們存留盼望：只要同心求主，復興一樣可以臨到你我的國家，一樣可以成為萬國的祝福。

新加坡的樓宇建築、景物及人們的衣著，都講究色彩鮮麗，還有那多元文化美麗的組合，和ACTI生活的多姿多彩，使我想起「虹」。而「虹」代表著神的應許與愛，這七彩的印記是否也使你深受感動？

討論：如何設計出一些有趣、可行的活動，讓弟兄姊妹實地操練在本地向異文化人士傳福音？



四位「亞宣」歷任院長與校董、校友合影。左二：第一任院長（1985-1987）兼創辦人，日本宣教士Dr.Ogawa。左三：現任院長Mr.M.Szto，新加坡人，曾在日本宣教十年。左四、六：第二任院長（1988-1994）龍維耐醫師和師母，華人宣教士。左五：Rev.Paul Han，韓國宣教士，代理院長（1991-1992）。

## 文化震撼

年輕的A姊妹前往哥哥在美國就讀的大學唸書，甫抵美，馬上發覺：哥哥變了！他混在美國大學生團契中，顯得十分活潑、自然，十足老美！連捲毛大狗他都會去抱抱、逗逗。她驚訝得眼睛瞪得老大。奇怪的是，她這哥哥每逢主日回到華人教會，卻又嚴肅得像個「長老」，事事拘謹有禮，對姊妹們更是分外保守，和在台灣時沒有兩樣！

B姊妹在一回教國家事奉已有十年，乍看她帶回的幻燈片，一群長衣婦女，真分不出那一個是她！據說她已完全融入當地文化，以低姿態、生活見證讓歲月顯出她所信的神是真的。在回教國家服事，稍有輕忽便可能帶來生命危險，但是這位長期在回教徒中生活的姐妹回到自己國家，搖身一變，又穿上十分時髦、俏麗的短袖短裙，和男士們說話也很大方自然。

### 文化是不會失去的

上述二例說明了一項事實：文化是不會失去的！這是多年前一位資深宣教士所說的感言，此言也在我們本身及所認識的宣教士身上一再驗證。英國人用餐永遠最愛刀叉，我們夫妻倆永遠是

用廣東話交談，喜歡吃魚粥……，問題在於：你我是否尊重自己的文化？

### 融入適應(Bonding adaption)

這兩個名詞，還有其他相關的名詞都是用來形容：由遊客、外人蛻變成當地人所接納的「雙文化人」之過程。最新的宣教理論極力主張：宣教士（或留學生）一踏上異地，應馬上與當地文化凝聚（bond一詞也用於化學方面，指化學分子中兩個原子間的吸引力，「鍵」也）。

例如：第一週便自己搭乘公車到某一地點集合，設法獨自上街購物、寄信，並測驗沿途看見些什麼、和什麼人攀談等等，香港人稱此訓練為「行村」。另有些差會規定宣教士一安頓好，就得住到當地人家中，或頭兩年不准親友前來探訪……，這些近乎苛刻的策略，無非是要協助宣教士早日融入當地文化，加速語言學習效果。據統計：若您頭一個月不大出門，以後便難接納當地文化，若前半年沒有好好地「鍵」，日後習慣既成，足以影響往後的宣教士生涯。由此又印證了一句話：「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！」

### 震撼是必須的嗎？

在竭力融入當地文化的漫長過程中，最初的那段時間稱為「文化震撼期」；在這段期間，由於不習慣當地種種文化生活，故引起焦躁、自卑、恐懼，各種個性上的缺點一一凸顯。我認為震撼是一定有的，而其程度輕重則受以下各點所影響。

1. 本人個性及文化背景：內向型、獨立型的人以及心靈曾受